

第一百零六章 君臨東海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範閑坐在榻上，輕輕握著***手，發現奶奶手上的皺紋越來越深了，有一種要和骨肉分離的心悸感覺。診過脈之後，他發現奶奶隻是偶爾患了風寒，身體並沒有什麼大礙，然而...畢竟年歲大了，油將盡，燈將枯，也不知還能熬幾年。

一想到這點，他的心情便低落了下去，再加上此時在樓下的那個皇帝所帶來的震驚，讓他陷入了沉默之中。

二樓裏安靜了許久後，老夫人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你究竟在擔心什麼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以後的路要怎麼走？”範閑看著奶奶那張嚴肅的麵容，微笑說道，他清楚奶奶嚴肅的麵容之下，隱藏的是一顆溫柔的心。

“這幾年你走的很好。”老夫人的聲音壓的有些低，雖然樓下肯定聽不到他們祖孫二人的對話。她和藹笑著，揉了揉範閑的腦袋，語氣和神情裏都透著一股自豪欣慰。

以範閑這三年間所取得的地位和名聲，一手教出這個孫子來的老夫人，當然有足夠的理由得意。

“行百裏路者半九十。”範閑自嘲地拍拍腦袋，說道：“就怕走到一半時腦袋忽然掉了下來。”

老夫人靜靜地看著自己的孫子，半晌後和緩說道：“是不是陛下來到州，讓你產生了一些不吉利的想法？”

範閑低著頭想了許久，確認了自己先前油然而生的情緒是什麼，然後鄭重點了點頭。

老夫人看著他的雙眼。輕聲說道：“你也大了，但有些話我必須要提醒你。”

“奶奶請講。”

“我們範家從來不需要站隊...而你。更不需要站隊，因為我們從來都是站在陛下地身前。”老夫人嚴肅而認真地說道：“隻要保證這一點。那你永遠都不會行差踏錯。”

這句話裏隱含著無數的意思，卻都是建立在對皇帝最強大地信任基礎上。範閑有些疑惑地看了奶奶一眼。卻不敢發聲相問。

“用三十年證明了的事情，不需要再去懷疑。”

範閑不如此想。他認為曆史證明了地東西，往往到最後都會由將來推翻。他想了想後說道：“可是在如此情勢下。陛下離開京都，實在是太過冒險。”

“你呆會兒準備進諫？”老夫人似笑非笑看著自己的孫兒。

範閑思忖少許後點了點頭：“這時候趕回去應該還來得及。”其實這話也是個虛套。他清楚。皇帝既然在這個時候來到州。肯定心中有很重要地想法。不是自己幾句話就能趕回去地。隻是身為一名臣子，尤其是要偽裝一名忠臣孝子。有些話他必須當麵說出來。

老夫人笑著說道：“那你去吧。不然陛下會等急了。”

範閑也笑了笑。卻沒有馬上離開。又細心地用天一道真氣探入奶奶體內。查看了一下老人家地身體狀況，留下了幾個藥方子，又陪著奶奶說了會兒閑話。直到老人家開始犯午困。才替奶奶拉好薄巾。蹣手蹣腳地下了樓。

...

下到一樓，樓內禮部尚書。欽天監正。姚太監。那些人看著範閑的眼神都有些怪異。這些人沒有想到小範大人地

膽子竟然如此之大，在二樓上停留了如此之久，將等著與他說話的皇帝陛下晾了半天。

這個世界上，敢讓慶國皇帝等了這麼久地人。大概也隻有範閑一人。這些大人物們心裏都在琢磨著，陛下對於這個私生子地寵愛，果然是到了一種很誇張地地步。

範閑對這幾人行了一禮，微笑問道：“陛下呢？”

禮部尚書苦笑了一聲。用眼神往外麵瞥了瞥，給他指了指道路。姚太監忍著笑將範閑領出門去。說道：“在園子裏看桂花兒。”

州最出名地便是花茶。範尚書和範閑都喜歡這一口，每年老宅都會往京都裏送。其中一部分還是貢入了宮中。老宅裏地園子雖然不大，但有一角也被範閑當年隔了起來。種了些桂花兒，以備混茶之用。

走到那角園子外，姚太監佝著身子退下，範閑心裏覺得有些奇怪，禦書房的首領太監不在陛下身邊服侍著，怎麼卻跑了？一麵想著，他地腳步已經踏入了園中，看見那株樹下地皇帝。

還有皇帝身邊地那個老家夥。

範閑暗吸一口冷氣，難怪姚太監不用在皇帝身邊。原來另有一位公公在側。他走上前去，向皇帝行了一禮，同時側過身子，盡量禮貌而不唐突地對那位太監說道：“洪公公安好。”

在皇帝地麵前，對太監示好，這本來是絕對不應該發生地事情。但範閑清楚洪公公不是一般人，皇帝也會給予他三分尊重，自己問聲好。應該不算什麼。

洪四癢微微一笑，看了範閑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退到了皇帝的身後。

皇帝將目光從園子裏的桂樹上挪了下來，拍了拍手，回頭對範閑說道：“聽說這些樹是你搬進來種地？”

範閑應了聲：“是，老宅園子不大，先前裏麵沒種什麼樹，看著有些乏味，尤其是春夏之時。外麵高樹花叢，裏麵卻太過清靜，所以移了幾株。”

“看來你這孩子還有幾絲情趣。”皇帝笑道：“當年朕住在這院子裏地時候，也是有樹地，隻不過都被朕這些人練武給打折了。”

範閑暗自咋舌，他在這宅子裏住了十六年，卻一直不知道皇帝當年也曾經寄居於此，老太太的嘴也真夠嚴實。

他忽然想到父親和靖王爺都曾經提過地往事，當年陛下曾經帶著陳萍萍和父親到澹州遊玩，其時陛下還隻是個不出名地世子。而

澹州...他們碰見了母親和五竹叔，如此算來，當時宅的時候。也就是...嗯，曆史車輪開始轉動的那瞬間？

在園子裏散著步，和皇帝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閑話，範閑地心情漸漸有些著急起來，不知道應該找個什麼機會開口，勸皇帝趕緊回京。臉上的表情開始顯得有些不自然起來。

“朕不是微服。”似乎猜到範閑在想什麼，皇帝微嘲說道：“朕離開京都三日之後。便已昭告天下，所以你不要操太多心。”

範閑睜大了眼睛，吃驚問道：“陛下...所有人都知道您來了澹州？”

“錯，是所有人都知道朕要去祭天。”皇帝看了他一眼。將雙手負在身後，當先走出了園子。

範閑有些疑惑地看了洪公公一眼。趕緊跟了上去，跟在皇帝身後追問道：“陛下，為什麼臣不知道這件事情？”

皇帝沒有停下腳步，冷笑說道：“欽差大人您在海上玩的愉快，又如何能收到朕派去杭州的旨意？”

範閑大窘，不敢接話。

皇帝頓了頓，有些惱怒說道：“你畢竟是堂堂一路欽差。怎能擅離職守？朕已經下了旨了，讓你與祭天隊伍會合。日後回杭州後，你把這些規程走上一走。”

範閑大窘之後微驚。原來陛下的旨意早已明告天下，讓自己這個欽差加入祭天的隊伍。難怪沿海那些官員會猜到船上地人。隻是皇帝先前說的話。明顯是在包庇自己...哎，看來京都那件事情過去幾個月後，陛下地心情似乎不是那

麼壞了。

看著皇帝的腳步邁出了老宅的木門，四周隱在暗處的護衛和院子裏地官員都跟了出來，一時間場間無比熱鬧，範閑再也忍不住，趕上幾步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陛下...京都局勢未定，即是祭天。那臣便護送陛下回京吧。”

皇帝停下腳步，回頭好笑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既是祭天，為何又要回京？”

範閑微怔回道：“祭天自然是在慶廟。”

“慶廟又不止一處。”皇帝淡淡說道：“大東山上也有座廟。”

範閑心頭大震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皇帝居然千裏迢迢來大東山祭天！難怪隨身的侍叢裏詞臣學士極少，倒是禮部尚書、太常寺、欽天監正這幾個家夥跟著...祭天廢儲，確實需要這幾個人。隻是為什麼這件事情不在京都裏辦，卻要跑到東海之濱來？難道皇帝就一點不擔心...

“朕知道你在擔心什麼。”皇帝地表情有些柔和，似乎覺得這個兒子時時刻刻為當爹的安全著想，其心可嘉，想了想後微笑說道：“既然你無法控制你地擔心，那好，朕此行的安全，全部交由你負責。”

範閑再驚，連連苦笑，心想怎麼給自己攬了這麼個苦差使。此時卻也無法再去拒絕，隻好謝恩應下。

“呆會兒來碼頭上見朕。”皇帝知道範閑接下來要做什么，說了一句話後，便和洪公公走出了府門，上了馬車。姚太監帶著一幹侍從大臣也紛紛跟了出去。

範閑站在府門，看著街道上四周那些微微變化的光線，知道虎衛和隨駕的監察院劍手們已經跟了上去，略微放下了心。他召了召手，王啟年從街對麵跑了過來，滿臉驚愕地對範閑說道：“大人，先前去的是...”

範閑點了點頭。

王啟年很艱難地吞了口唾沫，壓低聲音說道：“這位主子怎麼跑這兒來了？”

範閑臉色微沉，喃喃說道：“誰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但我隻知道，如果他出了什麼事兒，我可就完了。”

如果皇帝在祭天地過程之中遭了意外，身為監察院提司，如今又領了侍衛重任的範閑，自然會死地很難看，至少京都裏的那些人們，一定會把這個黑鍋戴到範閑地頭上，他們自己卻笑咪咪地坐上那把椅子。

範閑握著拳頭，苦笑自嘲說道：“我可不想當四顧劍...傳院令下去，院中駐山東路的人手全部發動起來。都給我驚醒些，誰要是靠近大東山五十裏之內，一級通報。”

王啟年應下。

範閑又道：“傳令給江北，讓荊戈帶著五百黑騎連夜馳援東山路。沿西北一線布防，與當地州軍配合，務必要保證沒有問題...若有異動，格殺勿論。”

王啟年抬頭看了大人一眼，東山路地西北方直指燕京滄州，正是燕小乙大都督大營所在。隻是兩地相隔甚遠，燕小乙若真有膽量造反弒君。也沒有法子將軍隊調動如此之遠，還不驚動朝廷。

“小心總是上策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，心裏無比惱火，皇帝玩這麼一出。不知要嚇壞多少人。

王啟年領命而去，此時一位穿著布衣地漢子走到了範閑地身邊。躬身行禮道：“奉陛下旨意，請大人吩咐。”

範閑看了此人一眼，溫和說道：“副統領，陛下地貼身防衛還是你熟手些，有什麼不妥之事，我倆再商量。”

慶國皇宮地安全由禁軍和大內侍衛負責，兩個係統在當年基本上是一套班子。幾年前的大內侍衛統領是燕小乙，副統領則是宮典。統領禁軍與侍衛。

而在慶曆五年範閑夜探皇宮之後，皇宮的安全防衛布置進行了一次大的改變。燕小乙調任征北大都督，禁軍和侍衛也分割成了兩片。如今的大皇子負責禁軍。而宮內的侍衛由姚太監一手抓著。

此時與範閑說話的人，正是大皇子地副手，禁軍副統領大人。範閑與他說話自然要客氣一些，卻不及寒暄，直接問道：“禁軍來了多少人？”

“兩千。”禁軍副統領恭敬回道：“都在澹州城外應命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心想兩千禁軍，再加上

邊那些如林高手。安全問題應該可以保障。

他回頭看了一眼老宅裏隱現一角地二層小樓，微微出神，想到第一次離開澹州地時候。奶奶曾經說過讓自己心狠一些。同時也想到奶奶曾經說過，自己地母親便是因為太過溫柔，才會死於非命。

範閑更在這剎那間想到了幼年時，奶奶抱著自己說過地那些話。那些隱隱地真相。忽然間，他地心動了一下然而卻馬上壓製了下來，歎著氣搖了搖頭。

陛下身邊地洪公公深不可測，五竹叔不在身邊，影子和海棠也不在。自己加上王十三郎。力量並不足夠強大。而且自己遠在州，無法遙控京都裏地動向。最關鍵的是...範閑必須承認，直至今日。皇帝老子對自己還算不錯。

他自嘲地一笑。想這份意**從自己地腦海中揮了出去。

禁軍副統領卻不知道他心裏在想著某些大逆不道地事情。以為小範大人是擔心陛下安全。少不得勸說了幾句，拍著胸脯表示了一下信心。

...

州地碼頭上，圍觀地百姓早已經被驅逐地看不見了蹤影，來往地漁船也早已各自歸港，整座城，似乎都因為碼頭上那位身穿淡黃輕袍地中年男子到來。而變得無比壓抑和敬畏。

隻有天上地浮雲，海中地泡沫。飛翔於天水之間的海鷗似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，依然很自在地飄著，浮著。飛著。

鳥兒在海上覓食，發出尖銳地叫聲，驚醒了在碼頭上沉思地皇帝陛下。

他向後召了召手，說道：“到朕身邊來。”

先前一直在木板碼頭下方看著皇帝身影地範閑，聽著這話，跳上了木板，走到了皇帝地身邊，略微靠後一個位置。向著前方，看著那片一望無際地大海。

“再往前一步。”皇帝負著雙手，沒有回頭。

範閑一怔，依旨再進一步，與皇帝並排站著。

海風吹來，吹地皇帝臉頰邊地發絲向後掠倒，卻沒有什麼柔媚之意，反而生出幾份堅毅到令人心折地感覺。他地腳下，海浪正在拍打著木板下地礁石，化作一朵雪。兩朵雪，無數朵雪。

“把胸挺起來。”皇帝眼睛看著大海地盡頭，對身旁地範閑說道，“朕不喜歡你扮出一副窩囊樣子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明白陛下此時的心境，依言自然放鬆，與他並排站著，並不開口說話。

“朕上次來澹州的時候，連太子都不是。”皇帝緩緩說道：“當日陳萍萍就像洪四癢一樣站在身後，你父...範建就像你此時一樣，與朕並排站著，洗沐著澹州這處格外清明地海風。”

“自從當上太子後，範建便再也不敢和朕並排站著了。”

範閑微微偏頭，看見陛下地唇角閃過一絲自嘲。

皇帝微嘲說道：“等朕坐上那把椅子，南征北戰，不說站，便是敢直著身子和朕說話地人都沒有了。”

範閑恰到好處地歎了一口氣。

“當日我們三人來澹州是為了散心，其時京都一片混亂，兩位親王為了奪嫡暗中大打出手，先皇其時隻是位不起眼的誠王爺。”皇帝淡漠說道：“我們這些晚輩，更是沒有辦法插手其中，隻好躲地離是非之地越遠越好。”

他偏頭看了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其實和你現在地想法差不多，隻不過你如今卻比當年地朕要強大許多。”

範閑微笑說道：“關鍵是心...不夠強大，有些事情，總不知該如何麵對。”

“想不到你對承乾還有幾分垂憐之情。”皇帝回過頭去，冷漠說道：“不過這樣很好...當年我們三人在這碼頭之上，

看著這片大海，胸中卻沒有對誰地垂憐之情，我們想地隻是如何自保，如何能夠活下去...朕時常在想，當日看海，或許也隻是在期盼海上忽然出現一個神仙。”

範閑沉默著，知道皇帝接下來會說什麼。

“海上什麼都沒有，就像今天一般。”皇帝緩緩說著，唇角再次浮現出一絲笑意，“然而當我們回頭時，卻發現碼頭上多了一位女子，還有她那個很奇怪地仆人。”

範閑悠悠向往說道：“其實兒臣一直在想，當年您是如何結識母親的。”

皇帝地身子微微一震，被範閑這神來一聲兒臣震動了少許，才發現這小子竟是下意識裏說了出來，唇邊不由露出一絲很欣慰地笑意。

然而他沒有繼續這個話題，隻是說道：“先前與你說過，從沒有人敢和朕並排站著...卻隻有你母親敢...不論是做太子還是皇帝，你母親都敢與朕並排站著，看看大海，吹吹海風，根本不把朕當什麼特殊人看待...甚至，有時候會毫不客氣地鄙視我。”

皇帝自嘲笑道：“她死後，這個世界上便再也沒有這種人了...朕不指望你能承襲她幾分，隻是覺著你不要太過窩囊，平白損了朕和你母親地威風。”

範閑苦笑想著，這是您在撫古追今，才允許我站會兒，至於威風...還是免了吧，小命要緊。

“陛下，還是回京吧。”範閑終於說出了自己想說地話，略帶憂慮之色說道：“離京太久，總是...”

見他欲言又止，皇帝冷冷說道：“把你想說地話都說出來。你不過是想說，怕有人趁朕不在京都，心懷不軌。”

皇帝看著大海，平靜到了冷漠的地步，輕聲說道：“朕此行臨海祭天，正大光明地廢儲，便是要瞧瞧，誰有那個勇氣和膽量，便要看看，今日慶國之江山，究竟是誰地天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